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李小雨 集

# 声音的雕像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李小雨 著

# 声音的雕像

马相武/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音的雕像/李小雨著;马相武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7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李小雨集/谢冕主编)

ISBN 7-5313-1806-7

I. 声… II. ①李… ②马…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151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43 千字 印张:8  $\frac{5}{8}$

印数:1—4,000 册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李姊昕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耿志远 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

ISBN 7-5313-1806-7/I·1580 定价:15.60 元



1988年在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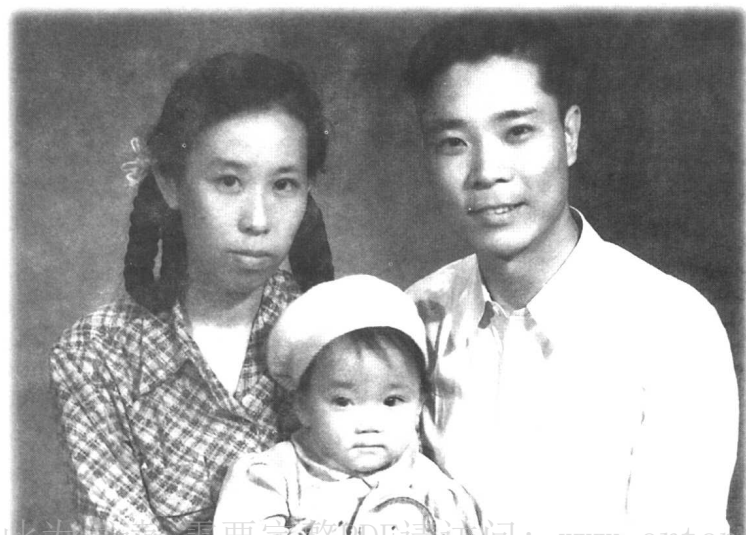


与弟弟在一起。



童年时代。

童年时与父母在一起。





1971年参军  
后与弟弟在  
一起。



1996年7月  
与父亲在四  
川大邑县。



1988年6月  
与日本著名  
作家井上靖  
(左二)等在  
一起。



1982年在內蒙錫林郭勒草原。

1995年10月31日于葡萄牙。



诗歌是一个人的独语。他有时面对世界,有时面对众人,有时面对自我,其实诗人什么都不曾看见,他只是面对自己的心。

在我不知道什么是诗的时候,我开始写诗,留下来的文字,有多少是有用的呢?只知道最宝贵的,也许是闪烁的一点点真诚,一点点感觉,那是鲜活的生命的记念。直到现在,我所能告诉读者的仍然只能是某些属于自己的感觉,希望它们能是独特的、美丽的。诗人再现世界而不是描绘世界,世界是否也能分解成无数的诗的感觉呢?

在我与世界之间隔着语言,如雾,如水,如电。用变幻莫测的文字把流转无穷的感觉固定下来,这似乎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因此也可以说,要达到一首诗的理想境界永远是难而又难的,而优秀的诗的语言是沟通世界与心灵的钥匙。外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语言的错位,创造出了多少诗的奇迹与懊悔!

诗深深地展开了一个世纪或一个时代的生活，它记录了我的足迹。但我内心所经历的一切，有时甚至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期，它将覆盖我的一生。现实生活与内心感受是诗的两个源泉，我始终认为诗的长长的根须存在于生活的土地之中，一切诗歌都难以逃避现实生活留下的痕迹；而诗的翅膀，又煽动于诗人深藏的内心之中。

李小雨

## 总 序

谢 冕

中国女诗人的创作有很长的历史，也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如李清照，她成为宋词婉约风格的代表人物，她的词传诵至今，历久而不衰；又如朱淑真，她的准确生卒甚至不可考，而她的断肠词却令后人一唱三叹。在以男性为中心，且有很严格的封建体制的社会里，女性的才华只是缝隙中的一道微光，而且多半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在漫天的暗黑中带给人们以意外的惊喜。数千年来，中国女性用她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想要打开窒息她们的青春和生命的黑屋，她们也用诗，但往往只留下一声声清婉的悲吟。女性诗歌是中国历史长天中的断续的雁鸣，装点着萧飒凄迷的无边秋景。

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中国社会风烟迷漫的年代，忧患的驱使，外面世界的冲击，受到启蒙的一部分女性终于摆脱传统的桎梏，开始让自己的目光穿透厚厚的壁垒，聚焦于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方面。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途中成为诗人，但其目标也只停留在争取和男人扮演平等的角色上，几乎无暇顾及甚至而有意忽略性别的差异。秋瑾是这100年中出现的非常杰出的女性，她有很大的才情，也写很好的诗，但她宁愿让人们看到一位骑着战马、挥舞宝刀的豪侠的身影，而不是

充满闺阁情趣的才女。她最后为自己的理想捐躯，她的牺牲甚至比男人还要惨烈。

艰危的时势和动荡的政局，使千千万万女性从绣楼和客厅走上社会解放（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女人们也卸下脂粉裙钗，宁肯忘却自己的女儿身，和男人一样的在社会运动中驰驱。她们把诗神冷落了，这不是她们的过错。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谁都会这样做的，何况是那些充满诗情的、对痛苦的大地怀有深深挚爱的、敏感而细腻的灵魂！

所以，在中国近代以来蓬勃的文学运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争取和男人一样写作权力的女性的写作，而很少是在内涵上和女性的性别觉醒相联系，显扬仅仅属于女性自身属性的那些方面的女性诗歌。迄今为止，中国不曾有女权运动，因此，这些女性写作几乎很少和女性主义的潮流发生关联。

从一般的女性写作到我们此刻称之为的女性诗歌是质的递进。这恐怕是本世纪70年代结束社会动荡和思想禁锢之后的产物。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战乱频仍，安定宁静的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梦境中的向往。只是从70年代末起到现在，才出现了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从未有过的、至少长达20年的战烟平息的和平环境。艰难时势造就英雄，动乱的年月恰好为男人的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当然时代也把机会平等地给了女人，但这都是以抹平女性的性别特征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花木兰的故事，即是一例。

战乱的终结，终于为女性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而丰裕的境遇。人们戏称当今文学新时期是“阴盛阳衰”，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也在诗歌领域中，女性作家的创造力和总的成果超过了，至少是毫不逊色于男性作家。动荡年代瞬息万变，人们关注的是外部广阔的世界；和平岁月就不同了，人们有充分的可能性回到自身、回到细部，这时，女性的细微、敏感、温婉和深切，顿然使文学的天地辉煌灿烂起来。

从中国新诗史来看，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女性诗歌，其业绩的展现是断续而不连贯的，且未形成大的格局。集团式地大批涌现，量与质并重而高水平的突起，则是晚近20年间的事。这从全局来看是如此，若把视点集中于每一个女性诗人上，其笔下涌现的，更是多姿多彩，丰富而厚重。这些诗，除了继续和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保持联系外（这是不论男性或女性均如此的），更把诗的触角伸延到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层面上。我们从这些诗人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传统的诗人对于自己的家园、土地、社会的关怀，还看到在新的环境中生长的女性对于她们处身其中特殊的文化境遇的思考和把握，并以她们特有的直觉与感性的方式予以表达。这样的女性诗歌，当然是在形式上和内涵上较之以往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拓展。

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坚卓，无论是对照古典诗歌的长河，还是相比于新诗前60年的进程，都无疑是一次“创世纪”意义的拓殖。她不仅以其与当代男性诗歌同步并进的规模和成就，充填了一个

巨大的历史空缺，且以其富有朝气的新鲜质素和非凡的表现，拓展了当代中国诗歌的精神空间与艺术空间，也为汉语诗歌加入到世界文学格局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从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一宏大的女性诗歌进程，或可更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未来之发展——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豪和欣慰！

从阅读到研究，从个在到整体，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均已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效应，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之梳理与整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至今为止，虽然已有不少这方面的选本问世，但依然缺乏一次高水准、集约性的展示。基于这样的思考，也基于以上对女性诗歌创作实力的估价，一个宏大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构想就此形成。参加这一文库编选工作的是国内一批卓有建树的诗歌批评家，更得以多年来在新诗出版方面享有盛誉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斥巨资隆重推出。这样，这套以规范化的体例和体系的规模所成就的诗歌文库，向读者展示的，就不仅是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实绩，也是代表着当代高水准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出版的实绩；以此作为对整整一个时代的女性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检视和总结，也期望由此对未来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产生强力的推动和久远的影响。

## 失控云·文化河·石浮标

——论李小雨诗

马相武

李小雨在中国八九十年代活跃而有成就的女性诗人中，是发表作品最早，成名也较早的一位。她 70 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后来曾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集）奖。河北农村插队和以后铁道兵连队卫生员的经历，使她的诗有了来自底层的生活积淀和化解社会经验的人生睿智。她先后出版了《雁翎歌》、《东方之光》、《红纱巾》、《玫瑰谷》和《李小雨自选集》等诗集。她是一位自觉的诗人。这样的概括，似乎涵盖过宽，但我们仍能借此描述一位较早成熟的诗人的基本形象。她在《李小雨自选集》和《玫瑰谷》等诗集的《关于诗——代序》中，对读者这样告白：

生活先于诗而存在了无数年  
发现这个真理是多么地值得庆幸  
于是，当纷乱的生活无意中  
留在地上一些浅浅的脚印  
我称它为眼泪，为缝绻  
为呓语的泡沫，为诗

以上写于1991年的诗行，写实而又深沉地道出了诗人对于诗与生活关系的理解、体验和坚持。那时，和今天一样，她已开始了对于自己在诗域新的轨迹和位置的探求。但是，她并没有离开这种坚持去探求。的确，如她自己所说，她的诗“在现代与非现代之间/它映出一个人热的心和冷的影子”。当她设问“生命和商品都同时诱惑着诗/是逃走还是蜗居/谁更适于生存/该朝向哪一边”的时候，于她这个问题并非很大。她的取舍是一目了然的。商品的生活，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她的诗的焦点或重心所在。玩味下列诗句，也许能够更进一步地从“本质”上，把握李小雨其人其诗。

假如一切都能重新开始  
也许一切都会重新改变  
然而过去和未来的许多条路  
都只通向一个终点——现实  
于是他呆坐在尘世的微笑里  
签名，并留下生命的碎片

李小雨在七八十年代，写下了许多爱情诗。它们在我看来，有一种综合的、和谐的诗质。这不光是指忧伤与愉悦之间，也特别是在感觉、思想和情感之间。体现了一种对于经验作出反应的较为矜持的姿态和相对静穆的心态。在诗人经验的感觉、理智和情感模式之间，并没有过于明显的分离。我们不完全排除这样一种经验诗化的伦理底色，但显然诗人在拒斥以泛理性和无感情的意志，作为爱情诗的精神内核。诗人在爱情诗中对情感因素做合理的抑制，因此，比起宣泄殆尽的各种感情，抒情主人公的性格反倒显得更有力度感。

诗人体验的似乎总是过往的爱情，因此，也是一种生命的追索。作者技巧娴熟，尤其在构思的新颖巧妙和意象的捕捉传达方面。含蓄是诗的一种经典规范。总体上，她的爱情诗都接受这样的通约。意象适度密集，表述委婉，传达细腻，语词质朴而练达，情愫温柔，诗思灵秀，这些正是诗人的爱情诗实现了的诗艺追求。当诗人在总结《美丽的错误》时，发现：“一生中美丽的错误/总是这样猝不及防”，抒情人的描述也是回顾，已经触及“爱”的痛苦和“错误”的结果：“而在我走过的日子里/总丛生一些弯曲、恍惚的风景/吃吃笑着的，有几分娇憨的/与所有痛苦不相关连的”。在生活中永远掩饰的“错误”，在内心深处却一直明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抒情人透彻一切：“那厮守了我一生的美丽的黑色花朵呵/是使我懊悔/还是庆幸”。虽然谈不上多么深奥的人生哲理，但已是沉重的对于逝水般的生命流程的定性——尽管仍未完成。这种从爱的视角作人生参透的意图，在诗人的许多诗里都能找到。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没有刻意将个人所拥有的、普通的爱（尽管当然地带上人文精神），推托给社会或一般范畴。诗人不是那么经常将爱处理得单纯而明朗。因为爱与人生的悖论关系，已经为诗人实实在在地记在内心，化作诗思。她看到的是“七月水淋淋的花/灰色雨滴中惟一的风景”。但想到的却是：“红是一种颜色/等待是另一种颜色/它燃烧又熄灭/在雨中模糊不清”。最后，诗人描述，但实际上是大写意：“七月水淋淋的花/一片空白”（《七月水淋淋的花》）。从根本上，这是美与爱、自然与内心、眼前的颜色与心中的颜色之间矛盾的幻化：在诗人那里，诸如此类的矛盾

从来是既难以也不愿排解清楚的。也许，模糊不清是最为和谐的。抒情主人公难得潇洒地吟咏：“我是一朵失控的云/流浪在没有晚霞的天空”，“一切灵魂全在狂欢中飘荡/一切身影都在迷茫中沉浸/生命就是从一个远方到另一个远方/我的坐标就是我的脚印”，而内心却恪守着理智的信条：“我”认为，“诉说痛苦应该不出声”（《我是一朵失控的云》）。

## 二

历史或历史时间，以及其间的文化，是个伟大而恒常的话题，永远是诗歌反复咏叹的主题。诗歌的确有别于历史，但是，它唤醒和催生历史，诗人在诗歌中重新塑造历史，寻找恰当位置上的恰当词语，来表达人们朦胧地或自以为明确地感觉到而困于表达的历史和文化感受，并且还充实和培养了我们意识中处于僵滞迟钝状态的历史和文化反应机制。作为读者，我们在诗行中确认一位具有宏大历史和文化叙述意识的诗人，而且表现了新的历史和文化阈限，以及新的历史和文明结构的诗学轨迹。我们当然总能接受明确的诗学原则：诗人不会依靠直接的逻辑来完成诗作，虽然诗歌中可分离出某种散文意义，但是好诗绝不仅仅是散文内容的装饰性或韵律性改写。散文恐怕不见得能同样有力地表达诗歌的寓意。我们取历史和文化角度，并不能证明李小雨的诗是利用诗歌原理的特殊优势，用诗歌诉诸历史主义、文明模式或历史观文化学。恰恰相反，这位诗人通过历史和文化洞察力的强度和深度，或广泛的文化历史覆盖意识，证明了自己很大